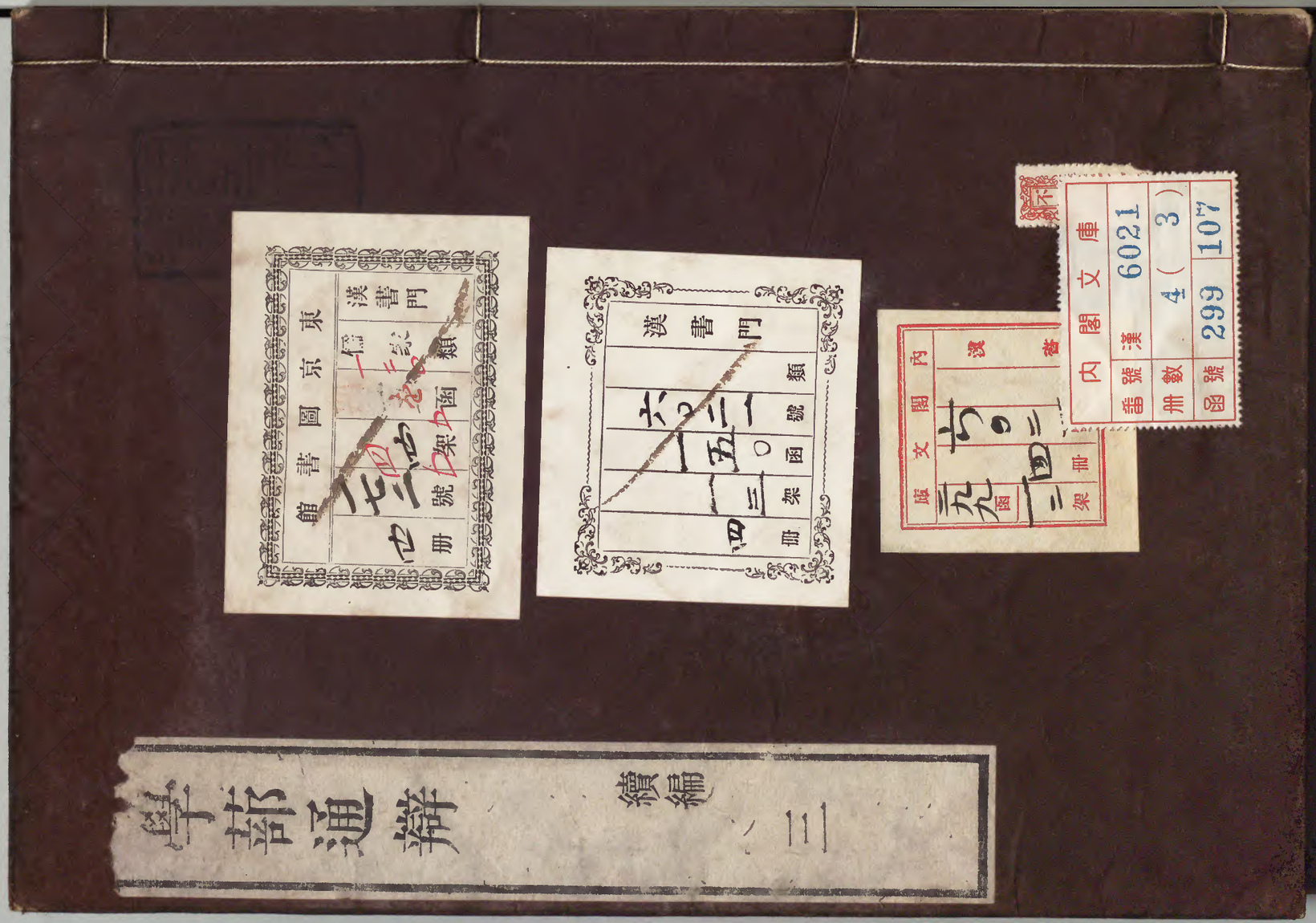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學部通辯續編叙

或曰。子所辯學部前後二編。其於陸學明矣。乃復有續編之作者何。曰。著陸學淵源之自也。夫象山之學。非無所因襲而超然獨見也。皆前人已有此規摹。象山因竊取而增飾之。翻謄而誇炫之爾。張子曰。自佛說熾傳中國。儒者爲所引取。淪胥指爲大道。英才間氣。冥然被驅。程子謂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人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誦斯言也。前代風俗學術。規摹可想矣。象山固英才高明之士。安得不爲所引取深陷。指爲大道而淵源之邪。是故觀於上

淺草文庫

卷所載。達磨慧能宗杲常總諸人之規摹。而棄佛粗迹。而脫畧經典。而專一求心。而借儒飾佛。無二一而非陸學之淵源也。觀於中卷所載。李習之藉子由張子韶呂氏諸人之規摹。而譏迹取心。而援儒入佛。而陽儒陰佛。而陽離陰合。無二一而非陸學之淵源也。下卷所載。近日王陽明諸人。不過又因象山而規摹之。而淵源之耳。朱子謂今人不曉禪。所以被他謾。謂讀近歲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此編爲卷僅三。而上下古今千餘年禪部。昭然指掌矣。嗚呼。斯固窮理辯惑究本窮源之不可已與。東莞清瀾居士陳建叙。

部下有規摹源委二字備君子一展卷間而上下古今千餘年禪部三十二字

學部通辯續編卷上

東莞陳建著

此卷所載。著佛學變爲禪學。所以近理亂眞。能溺高明之士。文飾欺誑。爲害吾道之深也。

當湖後學顧天挺蒼巖重校

朱子曰。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間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緩弦如何。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聲絶矣。緩急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只如此說。後來達磨入中國。見這般說

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到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越弄得來澒。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

佛入中國。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老莊之說來鋪張。直至梁會通間。達磨入來。然後被他一切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皇。沒奈他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

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磨遂脫然不

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遂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

佛氏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老莊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並朱子語類）

按此數條。著佛學變爲禪學之始。而實肇陸學之端矣。

蓋浮屠釋迦以來。止謂之佛。自達磨入中國。而後禪學

捨作寫是

興。佛之爲言覺也。禪之爲言靜也。由靜而後至于覺也。其實只是作弄精神一言。而盡異學之綱要矣。

文獻通考。晁氏曰。佛書自漢明帝以來。至梁武帝華林之集。入中國者五千四百卷。曰經。曰律。曰論。謂之三藏。傳于世盛矣。厥後達磨西來。以三藏皆筌蹄。不得佛意。故直指人心。俾之見性。衆尊之爲祖。雖曰不假文字。而弟子錄其善言。往往成書。由是禪學興焉。

神僧傳。菩提達磨。南天竺婆羅門種。梁武帝普通初。泛海至廣州。武帝迎至金陵。親問曰。朕卽位以來。造寺捨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並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不省玄旨。師知機不契。遂去梁渡江。趨魏境。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九年遂逝焉。愚按淨智妙圓體自空寂此八字。形容佛性之體段。開萬世禪學之源。

伊洛淵源錄。胡文定公曰。自孟子沒。世無傳心之學。此一片田地。漸漸拋荒。無人耕種。佛之徒如達磨輩。最爲

似作是

六傳而爲慧能。故稱六祖。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正六祖教人存養之工夫。悟道識心之要訣也。

傳燈錄。僧神秀書偈云。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慧能于秀偈側寫云。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五祖因此傳法於能。愚謂慧能說得高妙如此。烏得不陷溺高明。

又按傳燈錄。五祖曰。會中四百九十九人會佛法。惟有盧行者一人不會佛法。他則悟道。謂之過量人。方傳得衣鉢。夫不會佛法而專說心性。說存養。說悟道。彌近理

桀黠。見此間隙。以爲無人。遂入中國。面壁端坐。揚眉瞬目。到處稱尊。此土之人。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套。愚按近世陸學一派。尤拱手歸降。誠不能出他圈套矣。

朱子曰。佛學自前也只是外面麤說。到梁達磨來。方說那心性。然士大夫未甚理會做工夫。及唐中宗時。有六祖禪學。專就身上做工夫。直要求心見性。士大夫才有向裡者。無不歸他去。又曰。佛學當初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朱子語類）

六祖大鑒禪師盧慧能也。禪家以達磨入中國爲初祖。

而大亂眞固如此矣。

朱子曰。汪端明少從學於焦援先生。汪既達時。從宗杲問禪。憐焦之老。欲進之以禪。因勸焦登徑山見杲。杲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焦曰。和尚不可破句讀書。不契而歸。

杲老所喜。皆是麤跡底人。如張子韶唐立夫諸公是也。汪聖錫呂居仁輩。稍謹愿。便被他薄。並朱子語類

諸人皆從宗杲學禪者也。杲所舉寂然不動。正嘗教子韶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者也。杲嘗答曾天游侍郎書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過惡。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愚按宗杲不信看經念佛。而惟急無事省緣靜坐體究。且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是蓋訶佛罵祖之機。轉爲改頭換面之教矣。

按禪學興于達磨。盛于慧能。極於宗杲。其傳心之要。則達磨不信因果。而說淨智妙圓。直指人心。慧能不會佛法。而說本來面目。教人存養。宗杲不信看經念佛。而務無事省緣靜坐體究。近世一種闇佛粗迹。而專說養神

明心者。其範圍不出此矣。

傳燈錄。古靈行脚。回參受業師。見師窗下看經。有蜂子投窗求出。靈曰。世界如許濶。不肯出。鑽他故紙。按古靈與達磨以三藏皆筌蹄同。陸象山與宗杲同。即與宋僧常總嘗問一士人曰。論語云。默而識之。識是識個甚。子思言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得是得個甚。士人無以對。河東侯希聖曰。是不識吾儒之道。猶以吾儒語爲釋氏用。在吾儒爲不成說話。既曰默而識。與無入而不自得。更理會甚識甚得之事。是不成說話也。朱子中庸或問曰。侯氏所辯常總之說甚當。近世佛者。妄以吾言傳著其說。而指意乖剌。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愚謂宗杲舉似焦援。及陸學所引儒書。皆是此獘。

崇正辯曰。理有至眞。以似而亂之。則可惡矣。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楊墨恐其亂仁義也。惡佛老恐其亂性理也。姦僧猾釋。欲主張其說。恐不能勝。又竊取儒書近似之說。以符同之。使愚夫懦士怵惑不能自解。可不戒而遠之哉。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閒閒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世間惑人之物。不特尤物爲然。一言一語可取。亦是惑人。況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

因舉佛氏之學。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物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撲地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揮下也。

或論以下別提

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並朱子語類

佛氏說得高妙如此。如何不陷溺高明。

朱子曰。釋老之書。極有高妙處。句句與自家個同。但不可將來比方。煞悞人事。或論中庸平常之義。舉釋子偈云。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曰。便是他那道理。也有極相似處。只是說得來別。故某於中庸序着語云。至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須是看得他彌近理而大亂眞處始得。並朱子語類

按彌近理而大亂眞一語。非朱子見得親切。不敢如此

道。近世惟二程子所見與同。并摘錄其言於卷。

朱子答吳斗南書云。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畧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眞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朱子文集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程氏遺書

或曰。佛氏與吾儒相似處。其詳可得聞乎。曰。嘗聞之矣。釋氏行住坐卧無不在道。與吾儒道不可須臾離相似也。不解即心是佛。眞是騎驢覓驢。與吾儒聖賢無心外之學相似也。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與吾儒天然自有之中相似也。不思善不思惡。認本來面目。與吾儒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相似也。青青翠竹。莫匪眞如。總總黃花。無非般若。與吾儒鳶飛魚躍相似也。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與吾儒月映萬川之喻相似也。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與吾儒無極而太極相似也。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與吾儒明明德相似也。主人翁惺惺。與吾儒求放心相似也。棄却甜桃樹。沿山

摘醋梨。與吾儒舍梧櫝而養樧棘相似也。一棒一條痕。一掴一掌血。與吾儒切實工夫相似也。時時勤拂拭。莫遺有塵埃。與吾儒日新工夫相似也。佛氏說得甚相似如此。非至明誰不惑之。嗚呼。伊川所答謝顯道之言。朱子所述明道之語。學者誠不可不熟察而深省矣。

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他也知得這知字之妙。朱子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問所謂知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處否。曰。然。

佛家所謂作用是性。雖無道理。然他却一生受用快活。便是他就這形而下者之中。理會得似那形而上者。

釋氏專以作用爲性。問如何是佛。曰。見性爲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爲性。曰如何是作用。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並朱子語類

草木子曰。自釋迦拈青蓮花。迦葉呵呵微笑。自此示機。直至達磨說出能作用即是佛性。自此禪宗皆祖此。又曰。禪宗一達此旨。便以爲了。只知能作用者便是。更不論義理。所以踈通者歸於恣肆。固滯者歸於枯槁。

問佛氏說性在目爲見在耳爲聞在口爲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朱子曰如此只是個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足之類須是動之以禮始得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如佛氏之說是有物無則了佛氏原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

龐居士云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會是和非只認得那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說我這個會說話底會作用底叫嘆便應底便是神通妙用更不問道理如何禪老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在汝等諸人面門上出入他便是只認得這個把來作弄並朱子語類

此三條辯佛氏論性之非極爲明白奈何近世講學之士猶墮其失拾朱子所棄以自珍哉

按象山與曾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楊慈

湖已易說謂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鼻能嗅所以能噬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足能步趨心能思慮所以能運用步趨思慮者何物又慈湖訓語云吾目視耳聽鼻嗅口嘗手執足運無非大道之用按象山師弟分明佛氏作用之旨傳習錄王陽明謂門人曰所謂汝心邪是那能視聽言動底這個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按陽明此言發明佛氏作用之旨尤明其爲告子生之謂性之說尤明

陳北溪字義云今世有種杜撰等人愛高談性命大抵全用浮屠作用是性之意而文以聖人之言都不成模樣據此意其實不過只是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此等邪說向來已爲孟子掃却今又再拈起來作至珍至寶說只認得個精神魂魄而不知有個當然之理只看得個糢糊影子而未嘗有的確定見枉誤了後生晚進使相從於天理人欲混雜之區爲可痛嗚呼讀北溪此言不

能不令人動杜牧之後人而復哀後人之感也。

朱子曰。佛家從頭都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這個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個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朱子語類

按宗杲答曾侍郎書云。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慞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裡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

較計二字倒置

于作於

下。百不思量較計。忽然失脚。蹋着鼻孔。即此識情便是眞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即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眞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于空中往來。此眞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着一點不得。雖着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個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愚按此說正是他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正是被他作弄得來精矣。

精與中庸大本達道之說相似矣

朱子曰佛氏只是弄精神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個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這物事常不滅問彼大概欲以空爲體他言天地萬物萬事皆歸於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爲體他只是說這物事裡面本空着一物不得

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並朱子語類

居業錄曰釋氏是認精魂爲性專一守此以爲超脫輪

按達磨說淨智妙圓體自空寂慧能說本來無一物宗杲說真空妙智此空門授受正法眼藏

或曰佛氏以空爲性又以作用爲性夫作用則有物而非空矣不自柄鑿乎曰此體用之說也真空者性之體也作用者性之用也體用一原也故佛氏謂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又謂即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明體用一原也釋神會顯宗記謂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無即成妙有妙有即摩訶般若真空即清淨涅槃其言尤作弄得來

廻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屏思慮久了精神光彩其中了無一物遂以爲真空這道理只有這個極玄極妙天地萬物都是這個做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這物事不壞幻身雖亾此不亾所以其妄愈甚

朱子曰釋氏合下見得個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了物累方是無漏爲佛地位若吾儒合下見得個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

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言儒佛差處只是義利之間某應曰此猶是第二着只他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爲太子時出遊見生者病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修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剗棄之不猛屏除之不盡吾儒却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違於物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

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並朱子語類）

此儒釋不同頭腦處

問惡外物如何伊川程子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合無又曰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程氏遺書）

朱子曰。釋氏欲驅除物累。至不分善惡皆欲掃盡云。凡聖情盡卽如如佛。然後來往自由。

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朱子語類

釋氏不分是非善惡。皆欲掃盡一歸空寂。所以害道。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朱子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滅絕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爲害之深者。朱子語類

居業錄曰。禪家只是默坐澄心。絕滅思慮。直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中。萬理滅絕。那些靈通。只是自己精神意見。全不是道理。凡所動作。任意爲之。以爲此卽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其猖狂自恣者以此。按此言禪學絕滅義理之故明矣。

問釋氏理障之說。伊川程子曰。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個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二。又曰。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程氏遺書

聖人本天。天卽理也。釋氏本心。心卽精神知覺也。儒釋之辯。非程朱大儒。安能剖判明白如此。

朱子觀心說曰。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于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知其謬矣。朱子文集

觀此則楊慈湖反觀之說之謬可知。

朱子釋氏論曰。其徒蓋有實能恍然若有所睹。而樂之不厭。至於遺外形骸。而死生之變不足以動之者。此又何耶。

痀作病

曰。是其心之用。既不交于外矣。而其體之分於內者。乃自相同而不舍焉。其志專而切。其機危而廹。是以精神之極。而一旦惘然若有失也。其所以至此之捷徑。蓋皆原於莊周承蜩削鐻之餘論。而又加巧密焉耳。然昧於天理。而特爲是以自私焉。則亦何足稱于君子之門哉。朱子語類

承蜩削鐻。見莊子達生篇。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吾處身若厥株枸。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

疑作凝

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其巧專而外汨消。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歟。

朱子曰。禪只是個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纔悟後。便作得偈頌。

佛者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只是教人如此做工夫。如莊子亦云。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也只是如此。並朱子語類

禪學工夫。只是要個專一。無多術也。

朱子曰。宗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子語類

朱子曰。釋氏有清草堂者。有名叢林間。其始學時苦無所入。有告之者曰。子不見猫之捕鼠乎。四足據地。手尾一直。

目睛不瞬。心無他念。惟其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清用其言。乃有所入。彼之所學。雖與吾異。然所以得之者。則無彼此之殊。學者宜以是而自警也。朱子文集

寸鐵之說。言要一也。捕鼠之說。言專一也。朱子講學多借用禪語以警學者。觀語類騎驢覔驢甜桃醋梨等語。禪尤可見。朱子借用禪語以勉進吾儒。猶象山借用儒書以彌縫佛學。意頗相類。皆借彼明此之意也。傳燈錄曰。正人說邪說。邪說亦是正。邪人說正說。正說亦是邪。此語亦有見識。愚爲之轉語曰。吾儒說禪說。禪說亦是儒。

無注四字

朱上有並字

禪家說儒說。儒說亦是禪。識此可與論朱陸矣。

朱子答吳斗南書云。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朱子文集

朱子答陳衛道書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朱子文集

宗杲云。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倒斷。即是悟處。此即心思路絕。天理盡見之謂。近福州烏石巖。有

僧書一偈末云行至水窮山盡處那時方見本來眞即是此意六用出楞嚴經耳眼鼻舌身意六根之用也朱子答廖子晦書云爲佛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畧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顚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絶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眞知實踐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朱子答胡季隨書云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子細見得眞實心性正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眞耳並朱子文集

胡敬齋曰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眞見者也又曰禪家在空虛中見出一個假物事以爲識心見性以爲不生不滅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愚謂敬齋直道禪家所見爲假物非眞極是極是自朱子沒後無人見得如此端的直截

老子曰道之爲物惟恍惟忽忽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釋老所見畧同

朱子答陳衛道書云。性命之理。不必着意思想。但每事尋得個是處。即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儱侗恍惚之間也。又曰。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儱侗底影象來罩。占此真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朱子文集

按陸學以鑑象之見爲見道。爲知仁。正是將儱侗恍惚底影象來罩。占此真實地位也。

朱子答陳衛道書云。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却只是從外面見得個影子。不曾見得裡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灑。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朱子文集

所論兩截。近世禪陸通病。

問儒釋。朱子曰。據他說道明得心。又不曾得心爲之用。說道明得性。又不曾得性爲之用。 又曰。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個好僧。說得好。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與俗

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朱子語類

此語亦是說禪學兩截之病。觀陸學正然。朱子嘗謂楊敬仲簡淡誠慤。自可敬愛。而其議論見識。自是一般。可見其自是資質好。非禪之力。又謂子靜常有悟。後來更顛倒錯亂。正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

因論傳燈錄。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明道程子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

明道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于道乎。然吾所攻者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可矣。奚必佛。

伊川程子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必能窮。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何如。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于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並程氏遺書

按近世于佛學。皆是取其心取其道。而不取其迹。分爲兩截。非二程子。是非何由折衷。

朱子曰。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着工夫。收拾這心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麤暴。又曰。釋迦佛初間入山修行。他也只是厭惡世諦。爲一身之計。觀他修行。大故用功。未有後來許多禪底說話。後來相傳。一向說開了。朱子語類

西山眞氏曰。自禪教既分。學者徃徃以爲不階言語文字。而佛可得。于是脫畧經教。而求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顚倒有不堪點檢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規矩中。猶不至大謬也。今觀遺教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爲一超可造如來地位也。愚按佛學猶以脫畧經教趨禪爲非。吾儒豈可糟粕六經趨禪弗察。

朱子曰。釋氏書。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

添日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爲釋迦。孰爲阿難。孰爲迦葉。各相問難。筆之于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以文其說。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列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個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賊。並朱子語類

愚謂唐以前。中華文士攘竊莊列。以文其說。佐其高。至宋則攘竊孔孟。以文其說。佐其高矣。嗚呼。竊莊列以文佛釋。以異端而佐異端。猶可言也。竊孔孟以文佛釋。遂以夷狄之教而亂吾中國聖賢之學。不可言也。迦葉。釋迦弟子。阿難。又迦葉弟子也。

朱子曰。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分明是後人增加。又曰。西域豈有韻。諸祖相傳偈乎。仄押韻語。皆是後來人假合。朱子語類

此尤捉着正賊。

朱子釋氏論曰。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爲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

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爲出于佛之口也。及其久而耻于假借。則遂顯然纂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至于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于晉宋清談議論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衒流俗而已。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于其間。而自覺其陋。于是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而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于是其說一旦超然。眞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朱子文集

何叔京曰。浮屠出于夷狄。流入中華。其始也言語不通。人固未之惑也。晉宋而下。士大夫好奇嗜怪。取其侏儒之言而文飾之。而人始大惑矣。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導之者之罪也。愚按前世士大夫好奇嗜怪。以莊列助禪。而文飾之。人已大惑。況後世士大夫又以儒書助禪。而文飾益甚焉。夫安得不爲深蔀。明道程子曰。釋氏之說。其歸欺詐。今在法欺詐雖赦。不原

爲其罪重也。及至釋氏。自古及今。欺詐天下。人莫不溺其說。而不自覺也。豈不謂之大惑耶。程氏遺書

朱子曰。論佛只是說個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他謾。更不省悟。朱子語類

胡敬齋亦曰。學釋老者多詐。今觀象山篁墩陽明一派。欺鄰尤黮。奈何近世都被他謾。古今同慨。

朱子讀大紀曰。釋氏始終本末。亦無足言。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于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于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

于作於下仝

其有生死輪廻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于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于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然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有一間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嗚呼。惜哉。朱子文集

此言佛氏之所以盛。由其說能擧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溺之也。考張子之言。尤足徵。併著卷末。

橫渠張子曰。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

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悟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爲下無學以稽其獎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也哉

橫渠之言如此可謂深切著明矣

通按此卷所載雖雜引諸書然亦有節次統紀首論禪學興盛來歷次論禪學高妙近似次論釋氏作用是性次論釋氏歸空次論釋氏掃除事理而專說心次論釋氏工夫專一次論釋氏所見影象恍惚非眞次論釋氏兩截次論釋氏後來變換增加文飾欺誑末總論釋氏惑害之深大綱凡十節而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則讀者當自得之矣

學部通辯續編卷上 終

學部通辯續編卷中

此卷所載。著漢唐宋以來。學者多搖於老佛。近世陷溺推援之弊。其所從來遠矣。

朱子曰。楊雄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又曰。楊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是也。至如玄中所說靈根之說。亦只是老莊意思。止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

陶淵明古之逸民。所說者老莊。並朱子語類

按自孔孟沒。漢晉學者皆宗老莊。唐宋則宗禪佛。然皆

不外養神一路也。鶴林玉露記陶淵明神釋形影詩云。
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
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
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
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
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愚按自
漢以來。聖學不明。士之所謂知道者。如此而已。陸子嘗
謂陶淵明有志於吾道。正指此也。
問唐時莫是李翺最識道理否。朱子曰。也只是從佛中來。

于作於

曰。渠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只是粗迹。至說道理。却類
佛。朱子語類
李翺字習之。從韓退之遊。自謂得子思中庸之學。著復
性三篇。其說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
惡欲。皆情之爲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息滅。本性清明。
大要以滅情爲言。此說道理正類佛也。
朱子曰。李翺復性則是云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
此乃釋氏之說。陷于其中而不自知。朱子語類
按釋氏謂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又云。但能莫存知見。

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卽汝眞性。此滅情復性禪宗要旨也。象山云。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又云。心不可泊一事。須要一切蕩滌剝落淨盡。卽同此滅情之旨。

困知記云。李習之雖嘗闢佛。然復性書之言。陷於佛氏之說。而不自知。其亦嘗從禪師問道。得非有取其微旨。而姑闢其粗迹。以無失爲聖人之徒耶。傳燈錄。李翺爲朗州刺史。嘗問藥山禪師。如何是道。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翺作偈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

問韓文公與大顚書。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朱子曰。眞箇是崇信。是他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如云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顚與他說箇甚麼。恁地傾心信向。又曰。退之亦多交僧。如靈師惠師之徒。（朱子語類）

按韓退之雖闢佛而交僧。晩年乃爲大顚所動。傾心信向。周元公云。不識大顚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何與原道之言背馳耶。雖然退之一李習之也。原道闢佛亦只是闢其粗迹也。按柳子厚送僧浩初序。謂韓退之病余嗜浮圖言。罪余不斥浮圖之言。往往與易

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病者其迹也。雖余亦不樂也。愚謂文學如二三子。一代宗工。然皆只知病佛粗迹。而不免爲其微言所惑。他尚何望。

朱子曰。游定夫有論語要旨。天下歸仁。引龐居士語。又曰。游定夫以克已復禮與釋氏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舊本游氏全用佛語解此一段。其已削之。若只以存想言克復。則與下截非禮勿視四句有何干涉。又曰。若只是存想天下歸仁。恁地則不須克已。只坐定存想半月十日便自天下歸仁。豈有此理。朱子語類

于作於

按游定夫言克已與四勿無干涉。正與象山同。詹阜民安坐瞑目。操存半月。忽覺此心澄瑩。自以爲仁。而象山許之。卽存想歸仁之證也。

伊洛淵源錄載呂氏雜志云。程先生謂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没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游定夫後更爲禪學。從諸禪老遊。定夫嘗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其溺于異學如此。

朱子曰。呂與叔未發之說尤可疑。如引屢空而曰由空而

于作於

後見乎中。其不陷于浮圖者幾希矣。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乎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蓋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爲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況欲從而執之。則其爲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此爲義理之根本。于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程子譏之以爲不識大本。信哉。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大抵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中庸或問

于作於

當作嘗朝鮮本同

朝鮮本佑作精

于作於

按語類。朱子謂陸子靜學者欲執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知中如何執得。那事來面前。只得應他。當喜便喜。當怒便怒。如何執得。正與此相發。按中庸或問辯程門諸子。淫于老佛之失甚詳。今姑錄此。餘不盡也。

又按語類。僧常總龜山鄉人。住廬山東林。龜山當往見之。問孟子道性善之說。其言之雜佛。有自來矣。

朱子答張敬夫書云。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煖饑飽之類。推而至酬酢佑神。亦只此耳。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至于伯逢。又謂上蔡之意。自有

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
而反之于身。愈無根本可據之地。所謂天地之用。卽我之
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此耳。實未嘗到此地位也。朱子
朱子曰。上蔡說得覺字太重。便相似說禪。文集
上蔡多說知覺。自上蔡一變而爲張子韶。並朱子語類
謝上蔡以知覺言仁。猶佛氏以知覺言性。其失一也。精
神之說。尤陋釋氏。與象山吾心宇宙之說正同。
事文類聚云。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宋豐稷
對神宗曰。佛者覺也。覺則無所不了。張子韶曰。覺之一

字。衆妙之門。陳白沙曰。人惟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
而我無盡。皆是說得覺字太重也。
朱子曰。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于釋氏。却多看不
破。是不可曉。
因論上蔡語錄。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乃是謂儒
佛本同。而所以不同者。但是下截耳。龜山亦如此。並朱子語類
佛氏雖程門高弟。亦看不破其惑人至此。
朱子答吳公濟書云。來書云。儒釋之說。本同末異。熹謂本
同則末必不異。末異則本必不同。正如兩木同是一種之

根無緣却生兩種之實。朱子文集

此論簡要直截。片言折獄矣。

朱子曰。正獻爲溫公言佛家心法。只取其簡要。朱子語類

正獻呂申公公著也。宋名臣言行錄云。申公晚多讀釋氏書。益究禪理。溫公博學有志行。而獨不喜佛。申公每勸其留意。且曰。所謂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耳。非必事事服習爲方外人也。按申公之意。亦是取上一截。

朱子答林擇之書云。呂公家傳論佛學。尤可駭歎。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

豈不背戾之甚哉。朱子文集

呂公家傳云。原明公自少既從諸老先生學。當世善士

悉友之矣。晚更從高僧圓照師宗本證悟師修顯遊。盡究其道。別白是非。斟酌淺深。而融通之。然後見佛之道與聖人合。按原明申公之子希哲也。

朱子答呂東萊書云。橫渠墓表。出於呂汲公。汲公尊橫渠。然不講其學而溺于釋氏。故其言多依違兩間。陰爲佛老之地。如云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如此則是

儒學異端皆可以入道但此難而彼易耳又稱橫渠不必以佛老而合乎先王之道如此則是本由佛老然後可以合道但橫渠不必然而偶自合耳此等言語與橫渠著書立言攘斥異學一生辛苦之心全背馳了朱子文集

汲公呂大防也

朱子曰華嚴合論其言鄙陋無稽不知陳了翁一生理會這箇是有甚麼好處可惜極好的秀才只恁地被他引去了又曰了翁好佛說得來七郎八當朱子語類

了翁金剛經說曰佛法之要不在文字而亦不離于文字此經要處只九箇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梵語九字華言一字一覺字耳中庸誠字即此字也了翁之意亦是見得佛與聖人合也

朱子辯蘇子由老子解云蘇侍郎晚著此書合吾儒于老子以爲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以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余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歟朱子文集

蘇子由注老子其後序曰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

蓋佛法也。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于其間。非佛法何以當之。觀此則蘇氏彌縫之舛可知矣。按文獻通考。宋仁宗時。僧契嵩以世儒多詆釋氏之道。乃著輔教編五卷。廣引經籍以證三家一致。輔相其教焉。蘇子由所見正與契嵩合。崇正辯曰。爲佛之徒者。所以擁護其道。無所不至。衣冠淺士。乃一聞佛說。則傾意從之。甘心於僧役而不悔。豈非名教之罪人哉。

朱子雜學辯。張子韶中庸解云。不見形象而天地自章。不動聲色而天地自變。乖拂無爲而天地自成。天地亦大矣。使之章。使之變。使之成。皆在于我。天地又自此而造化之妙矣。朱子辯之謂此語險怪不通。若聖人反能造化天地。則是子孫反能孕育父祖。凡此好大不根之言。蓋原于釋氏心法起滅天地之意。朱子文集

按蘇子由謂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于其間。云云。正同此心法起滅天地之意。又按朱子雜學辯蘇張溺佛之失甚詳。今亦不能盡錄。姑摘記緊要一二于此。

朱子曰。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既自以爲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把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朱子文集）

昔人謂西晉亂亾之禍。起于夕陽亭荀勗教賈充之一語。愚謂後世學術陽儒陰釋之禍。實起于宗杲教張公之一語矣。然荀勗一語。止禍一代。宗杲一語。遺禍無窮。

上而千古聖賢學術爲所汨亂。下而天下萬世人心爲所蔀惑。不知其禍何時而已。嗚呼酷哉。

按宗杲爲人權數陰謀秘計。大類呂不韋。不韋陰以其子爲秦王之子。而秦人不覺。宗杲陰以其學易吾儒之學。而後世亦鮮知之。始皇既立。名號猶襲嬴秦。而血脉骨髓則已移于呂。無垢象山繼作。名號不殊于孔孟。而血脉骨髓則已移于禪。嗚呼。六國并兵合力以攻秦。不能得秦人之尺寸。而不韋奪其國于几席談笑之間。昌黎伊洛終身闢佛。曾不能少殺其勢。宗杲乃從容一語。

而遺吾道無窮之禍。二人者其古今之大盜與。

通按有宋一代禪學盛行。然汙宋以前。蘇子由諸人明以儒佛爲同。南渡以後。張子韶輩。始陽儒而陰佛。以儒佛爲同。其好佛也直。陽儒而陰佛。其好佛也譎。此世道升降之幾。所關非細故也。孔子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閱歷古今世變同一令人增慨。

朱子答石子重書云。此道寂寥。近來又爲邪說汨亂。使人駭懼。聞洪适在會稽。盡取張子韶經解版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令人寒心。人微學淺。又未有以遏之。惟益思自勉。更求朋友之助。庶有以追蹤聖徒。稍爲後人指出邪徑。俾不至全然陷溺。亦一事耳。朱子文集

朱子憮憮爲後人指出邪徑。而近日學者。乃有故蹈邪徑而反詆朱子者。其是非識見。何相遼乃爾。

朱子雜學辯曰。呂氏曰。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爲則。所謂致知格物。正此事也。比來權去文字。專務體究。尚患雜事紛擾無專一工夫。若如伊川之說。物各付物。便能役物。却恐失涉簸頇爾。愚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呂氏顧以爲致知格物之事。又云去文字而專體究。猶患

雜事紛擾不能專一。則是理與事爲二。必事盡屏而後理可窮也。顧謂伊川顙頊。豈不惑哉。朱子文集

呂氏卽呂居仁。亦嘗參禪宗杲。杲以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教。故呂氏有此見解。其去文字屏事。尚悟詆伊川。

全與象山同見解。象山曰。格物者格此者也。陽明曰。格物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皆與呂氏同見解。顙頊。出佛書。云儱侗眞如。顙頊佛性。

朱子辯呂氏大學解云。彼其陽離陰合。自以爲左右采獲而集儒佛之大成矣。曾不悟夫言行不類。出入支離之爲心害。而莽奪朱之患。又將無所不至也。近世之言道者。蓋多如此。其誤後學深矣。

朱子答陳明仲書云。汪丈每以呂申公爲準則。比觀其家傳所載學佛事。殊可笑。彼其德器渾厚謹嚴。可爲難得矣。一溺其心于此。乃與世俗之見無異。又爲依違中立之計以避其名。此其心亦可謂支離之甚矣。顧自以爲簡易。則吾不知其說也。朱子文集

汪丈卽汪聖錫尚書也。名應辰。二書所言陽離陰合。左右采獲。依違中立。出入支離之弊。一種學術。

朱子曰某初師屏山藉溪藉溪學于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則可而道未至屏山少年能爲舉子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亾藉溪在某自見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

或問屏山十論朱子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說許多話爾朱子語類

屏山劉子翬藉溪胡憲皆朱子少時師也朱子初年學禪亦以二人之故聖傳十論見屏山文集翻騰二字切

中世學之病象山陽明講學皆是翻騰出來

朱子答李伯諫書云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于釋者取之異于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未免走作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爲儒者故不敢耳豈眞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叛而其毀冠裂冕扳本塞源之心固已竊發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朱子文集

此書說透伯諫心髓。說透近世一派雜學心髓。

朱子答江德功書云。釋氏之學。爲主於中。而外欲強爲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召笑相親。意思終有間隔礙阻。朱子文集

與前書還就走作等語相發。

朱子曰。學佛者常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不是。我底是了。朱子語類

此語說得直截痛快。尤可施于近世之欲同朱陸者。

朱子答江德功書云。近世學者溺于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不滿于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于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于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我教之以物言者。則引而附之于已。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于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朱子文集

此書說世學之病亦痛切。

朱子答汪太初書云。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

第而溺于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嘗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徼幸於一見此物以爲極致

朱子答廖子晦書云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鑠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眞所謂谷神不死所謂無位眞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謂長也並朱子文集

無極之眞儒也谷神不死老也無位眞人佛也此卽以老佛之似亂吾儒之眞此一物卽鏡象之見也

朱子答李周翰書云示喻縷縷備見本末但原說之辯髣髴其間頗有陽尊孔子而陰主瞿聃之意耳朱子文集

瞿聃瞿曇老聃也當時講學之獘類如此

或問佛之理比孔子爲徑伊川程子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程氏遺書

朱子曰信州龔安國聞李德遠過郡見之李云若論學惟佛氏直截如學周公孔子乃是抱橋柱澡洗

朱子曰禪學只一喝一棒都掀翻了也是快活却看二程說話可知道不索性奚特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

時習之。不亦說乎。看得好支離。並朱子語類

按前人於孔佛猶有支離直截之論。則夫近世之以支離直截論朱陸者。卽前人之餘涎耳。蘇子由謂後世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呂汲公謂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皆同此意。崇正辯曰。聖人之道。不可躐等。釋氏之教。一超直入。故儒生以吾聖人爲迂。以彼釋氏爲徑。今以登十三級浮屠明之。不可躐等者。猶自最下用足歷級升而上也。一超直入者。猶自平地不用足歷。忽飛而至也。此

實而彼虛。實難而虛易。士大夫樂于無稽超勝之說。以爲孔子所不到。孟子所不知。而實無所得。使世習日以淪胥。莫可救也。愚按前世溺禪者。必詆聖人。近世溺禪者。必詆朱子。孔聖不免譏詆。朱固無足怪矣。

朱子曰。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何故。蓋謂自家這裏工夫有欠缺處。奈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而禪者之說。則自以爲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朱子語類

朱子答汪尚書書云。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諭。然世

之君子。不免于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爲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眞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服求。不若一注心于彼。而徼幸其萬一也。至於蘇氏。其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辯。謀爲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此其亂人

心妨道術。至名教者。不得恝然而無言也。狂妄僭率。極言至此。熹之愚昧么麼。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能已。亦決于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朱子文集

此書尤切中世學之病。所稱蘇氏之病。象山陽明正同。朱子嘗謂伊川快說禪病。今由此編觀之。朱子眞可謂快說禪病矣。李果齋謂析世學之謬。辯異教之非。擣其巢穴。砭其隱微。擢陷廓清之功。非近代諸儒所能彷彿其萬一。究觀此編。然後知斯言之非阿所好矣。蓋朱子未出以前。佛學盛行。雖經傳太史韓文公二程張子之

辯而不息。直至朱子出。而後邪說退伏。不敢與吾儒爭衡。而後學者曉然知佛學心迹本末之皆邪。而儒佛異同之辯息。而後一切雜學。以佛旨釋儒書者。不得以愚後學之耳目。而後士大夫無復參禪于叢林。問道於釋子。甘爲僧役而不恥者矣。是朱子未出以前。一禪佛世界。朱子出而後復吾儒世界也。魏鶴山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不究辯至此。夫豈知斯言之不我欺。

通按近世溺佛之弊。有以佛氏勝於周孔者。有以佛氏與聖人同者。有以儒佛本同末異者。有陽儒而陰佛者。

于作於下同

是數說者。實以漸而變。以佛氏爲高妙徑捷勝于周孔者。其陷溺病根也。以爲與聖人同者。少變其說以誘人也。以爲本同末異者。其說之又變也。至于陽儒陰佛。則其變之極。而爲術益精。爲說彌巧也。嗚呼。君子觀于此編。亦可以少窮禪部之變態矣。

明道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見。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

道非淺陋固滯則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于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關之而後可以入道

伊川程子曰世之博文強識者衆矣其終無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又曰今日卓然不爲此學者惟景仁與君實耳並程氏遺書

按當時舉天下高才明智醉夢于邪說而足音空谷僅張邵范馬四君子焉耳蓋佛學惑人之害于此極矣

明道程子曰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恨者久之此談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只是崇設象教其害甚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智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況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亦係時之隆汚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爲害却是閒言語又豈若今日之害道程氏遺書

按此言則知異端之害不獨繫聖道之明晦尤關繫世道之盛衰嗚呼清談盛而晉室衰五胡亂華矣禪談盛

而宋室不競。女眞入據中國矣。二代之禍。如出一轍。然後知程子之憂深而慮切矣。豈非後學之永鑒乎。

愚嘗因此而通究之。達磨以前。中國文士。皆假莊列以文飾佛學矣。達磨慧能而後。中國文士。則假儒書以文飾佛學矣。假莊列以飾佛者。假儒書以飾佛之漸。假儒書以飾佛者。則陽儒陰佛之漸也。是後世佛學所以日益高妙惑人者。皆中國之人相助爲惑之罪也。不然則以四十二章等經之侏儒鄙俚。傳燈一錄之誕幻無稽。何能惑人至此之甚哉。故何叔京曰。非浮屠之能惑人也。

導之者之罪也。斯言深燭其弊矣。水心葉適氏曰。佛學至慧能自爲宗。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爲佛者然也。今夫儒者於佛之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夷術狄技。絕之易耳。不幸以中國之人爲非佛之學。以中國文字爲非佛之書。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儒者知不能知。力不能救也。蕩佚縱恣。終于不返。是不足爲大感與。愚按假莊列。假儒書陽儒陰佛三者。皆是以中國之人爲非佛之學。以中國文字爲非佛之書。譸張爲幻也。問之則曰。吾學心學

也。吾之學非虛空而寂滅也。世衰道微。程朱世不常出。
儒者知不能知。力不能救。坐視其蕩佚縱恣。猖狂叫呶。
而不返也。愚故集程朱遺論。著爲此編。以俟後之君子。

學部通辯續編卷中終

學部通辯續編卷下

此卷所載。著近年一種學術議論。類淵源于老佛。其失
尤深而尤顯也。

王陽明答人書云。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
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
良知。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
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畧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
利之心。所以始有不同耳。

王陽明答人書云。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

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畱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眞。卽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畱。卽是無所住處。

問佛氏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猶孟子所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卽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間斷耳。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

于作於

下是作自

于作於

功焉。又爲思善之事。而于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間也。如之何則可。陽明先生答曰。戒懼克治。卽是常提不放之功。卽是必有事焉。豈有兩事耶。此節所問。前一段已是說得分曉。末後却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

此三條。謂佛氏與聖人同。下三條。謂仙家與聖人同。陽明學術。根源骨髓盡在此矣。朱子嘗論陸氏。謂道聽塗說于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使朱子而今生也。當以陽明爲何如。

傳習錄。問仙家元氣元精元神。陽明先生曰。只是一件。流

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王陽明答人書云。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

又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眞陰之精。卽眞陽之氣之母。眞陽之氣。卽眞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

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謂三關七返九還之喻。尚有無窮可疑也。

王陽明答人書云。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

按陽明良知之學。本於佛氏之本來面目。而合於仙家之元精元氣元神。據陽明所自言。亦已明矣。不待他人之辯矣。奈何猶强稱爲聖學。妄合于儒書以惑人哉。程氏遺書曰。神住則氣住。是浮屠入定之法。論學若如是。

則大段雜也。朱子雜學辯。謂蘇子由合吾儒於老子。以爲未足。又併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愚謂陽明良知之說。其爲雜爲舛孰甚。近日士大夫。乃有以陽明爲眞聖學。尊信傳授。而隨聲以詆朱子者。亦獨何哉。

陽明謂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愚按良知之說。歸於養生三住。無往非自私自利也。陽明奈何責人而忘已。同浴而譏裸裎。邪使佛氏反唇相稽。陽明其將何辭以對。

傳習錄。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陽明先生日所論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是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

按陽明講學。通仙佛儒上下而兼包之。謂爲聖人中正一貫之道。誠舛矣。昔朱子辯呂舍人謂左右采獲而集大成也。誠雜矣。今陽明又廣爲籠罩。而併仙佛儒三教之王陽明答人問神仙書云。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

十二而卒。至今未亾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士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灑灑。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

陽明一生講學。只是尊信達磨慧能。只是欲合三教爲一。無他伎倆。謂顏子至今未亾。此語尤可駭。豈即佛氏所謂形有死生。眞性常在者邪。

王陽明答人問道詩云。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却從身外覓神仙。

傳燈錄。或問慧海禪師。修道如何用功。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一切人喫飯時不肯喫。百種思量。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考陽明講學。一切宗祖傳燈。

王陽明示諸生詩云。爾身各各自天眞。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爲君陳。

王陽明送門人詩云。簪笈連年愧遠求。本來無物若爲酬。又書太極巖詩云。須知太極原無極。始信心非明鏡臺。又無題詩云。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將心與汝安。

心非明鏡。心性何形。本來無物等語。皆本傳燈錄慧能一偈也。安心之說。本於傳燈錄達磨示二祖也。故紙之說。本於傳燈錄達磨示二祖也。故紙之謂試取大慧語錄一觀。則象山之來歷可見。愚謂今學者試取傳燈錄一觀。則陽明之來歷不容掩矣。

按象山陽明雖皆禪。然象山禪機深密。工于遮掩。以故學者極難識得他破。若陽明則大段漏露。分明招認。端的爲君陳矣。今畧舉而拈出。其禪便自顯然矣。近日乃有以陽明爲聖學而尊信之者。又有以爲似禪流于禪。而不察其爲達磨慧能正法眼藏者。區區皆所未喻。

王陽明示門人詩云。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陽明此詩。說禪甚高妙。首句即說鑑象之悟也。第二句。心法起滅天地也。後二句。皆傳燈錄語也。陽明於禪學。卷舒運用熟矣。朱子嘗謂陸子靜却成一部禪。愚謂陽明亦成一部禪矣。

王陽明雜詩云。至道不外得。一悟失羣闇。又云。悟後六經無一字。靜餘孤月湛虛明。又云。謾道六經皆註脚。憑誰一

飛魚倒置

語悟眞機。又云悟到鳶飛魚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

朱子嘗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又謂才說悟。便不是學問。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一味說入虛談。最爲惑人。陽明奈何以爲至道。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哉。嘗記昔人作舉用有過官吏判語。一聯云。將噬去之菓核。重上犂筵。吹已棄之爐灰。再張虐燄。陽明之講學。亦當以此語判之。

陽明撰山陰學記有曰。聖人既沒。而心學晦。支離決裂。歲盛月新。間有畧知其謬。而反本求源者。則又閧然指爲禪學而羣訾之。駭以爲禪而仇視之。不自知其爲非。不亦大可哀乎。愚謂陽明既明宗禪。又諱人訾己爲禪。履其實而欲避其名以惑人。何耶。若陽明曾不自知其爲非可哀。而顧以非人哀人。何耶。

王陽明作見齋說。或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道不可言也。强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眞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眞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眞見也。顏子如有所立

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非有非無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眞見也已夫有無之間見而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愼乎其所不睹也已斯眞睹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陽明此說推援儒佛翻騰作弄高妙奇詭禪陸鏡象之見正是有無之間見而未嘗見之妙也朱子語類曰如今所論却只於渺渺茫茫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又曰古之聖賢未嘗說無形影底話近世方有此等議論談玄說妙便如空中打箇筋斗大學或問曰今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言語文字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有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吾儒之實學其亦誤矣三復斯言深中陽明之病朱子嘗謂伊川快說禪病如湖南龜山之病皆先曾說過愚謂如近日陽明諸人之病朱子皆先曾說過朱子眞快說禪病也哉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立之又立至道

之門。莊子曰。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按此言即陽明議論宗祖。

傳習錄。問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此言不能無疑。陽明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歎。可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眞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此條即同前意見齋二說。皆是說道難語人也。愚按聖賢言道。不外人倫日用。故曰達道。曰道若大路。固非所謂窈冥昏默。何嘗曰道無可見。道難語人也。惟禪學識心鏡象之見。然後窈冥恍惚。見而不見。難以語人。陽明奈何亟援文王顏子。妄爲印證。其誣道誣聖。誣學誣人。不亦甚乎。惜夫建生也晚。不得與陽明同時。鳴鼓對壘。奉此編竊効箴規。觀陽明何以爲復。不有益于彼。必有益于我。

又按顏子沒而聖學亡。陽明述湛甘泉文有此言也。信斯言。則曾思孟子皆不足以語聖學。而陽明直繼孔顏

之絕學矣。傳習錄又謂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七八千鎰。信斯言。則文王孔子均未得爲至聖矣。陽明之猖狂無忌憚甚矣。嗚呼。陽明一生所尊信者達磨慧能。而於孔曾思孟。皆有所不滿。顏子非有喟然一嘆類其禪見。亦不能免于陽明之疑矣。朱子所謂是猶不敢顯然背叛。而其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固已竊發。一種心髓大抵皆然。

王陽明送門人歸文。或問儒與釋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辯

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陽明此說正朱子所謂依違兩間。陰爲佛老之地。如前所陳。皆其求是而學。求心而安焉者也。又按朱子語類云。項平父嘗見陳君舉門人說儒釋。只論其是處。不問其同異。遂敬信其說。此是甚說話。原來無所有底人見人胡說話。便惑將去。考陽明溺禪之獎。無一不經朱子之闢。眞捨先賢所棄以自珍矣。

又按陽明答人書云。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求之於心而是也。

雖其言之出于庸人不敢以爲非也患惟求心一言正陽明學術病根自古衆言淆亂折諸聖未聞言之是非折諸心雖孔子之言不敢以爲是者也其陷於師心自用猖狂自恣甚矣夫自古聖賢皆主義理不任心故不曰義之與比惟義所在則曰以禮制心在正其心六毫任心師心無有也惟釋氏乃不說義理而只說心惟釋氏乃自謂了心照心應無所住以生其心而猖狂自恣嗚呼此儒釋之所以分而陽明之所以爲陽明與

王陽明月夜與諸生歌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羣英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

按陽明學專說悟雖六經猶視爲糟粕影響故紙陳編而又何有於朱子陽明一生尊信達磨慧能雖孔曾思孟猶不免於疑而尚何有于朱子蓋儒釋之不相能猶氷炭之不相入朱子一生闢佛而陽明以爲至道欲率天下而趨之無惑乎牴牾朱子而亟加詆訾矣羅整菴謂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至哉斯言

或曰陽明嘗非朱子解格物而別釋大學古本矣其是

非子亦嘗攷之耶。曰常攷之矣。陽明之訓格物。曰物者
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而必盡乎天
理也。此其訓與正心誠意消複窒礙。乖經意矣。又傳習
錄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
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
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如此言。則是
先致知而後格物。益顚倒舛戾之甚矣。陽明乃以此議
朱子。寧不顏汗。原其失由於認本來面目之說爲良知
援儒入佛。所以致此。朱子嘗謂釋氏之說。爲主于中。而

外欲强爲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强以色笑相
親。意思終有間隔礙阻。羅整菴亦云。世有學禪而未至
者。畧見些光影。便要將兩家之說。和合爲一。彌縫雖巧。
敗闕處不可勝言。弄得來儒不儒。佛不佛。心勞日拙。畢
竟何益之有。陽明正是此病。
或曰。陽明講學。每謂知行合一。行而後知。深譏程朱先
知後行之說。如何。曰。陽明莫非禪也。聖賢無此教也。聖
賢經書。如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曰知至至之。曰知及
仁守。博文約禮。知天事天之類。未易更僕數。而中庸哀

公問政章。言知行尤詳。何嘗有知行合一。行而後知之說也。惟禪宗之教。然後存養在先。頓悟在後。求心在先。見性在後。磨煉精神在先。鏡中萬象在後。故曰行至水窮山盡處。那時方見本來眞。此陽明知行合一。行而後知之說之所從出也。大抵陽明翻謄作弄。橫說竪說。誑嚇衆生。無一字不源於佛。

或曰。近世爲此說者。夷考其行。而尤多不掩焉。何邪。曰。此有數說。朱子已備言之矣。謂只守此心而理未窮。致有錯認人欲爲天理。謂不察氣稟情欲之偏。而率意妄

耳作爾

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此一說也。又曰。禪是佛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只將許多機鋒來作弄。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此又一說也。又曰。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于罪惡。卽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遷謫廣中。刻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爲過惡。皆不碍其禪學耳。此又一說也。觀此數說。其故可知矣。故朱子謂近世爲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畧無毫

國下有為字

髮近似聖賢氣象。又謂其修已治人之際。與聖賢之學。大不相似。嗚呼。象山且然。而況瞠乎其後者乎。

程篁墩文集有對佛問一篇。論辯數千言。謂佛爲賢知之流。使生與孔子同時。當爲孔子所與。謂佛教爲其流之弊。同于夷惠之隘不恭。謂梁武亾國非好佛之罪。謂佛徒奉佛像守佛法爲吾儒忠孝之倫。謂盜賊乎佛免罪爲聖人大改過。謂建齋救度爲周官小祝禱禳。謂佛骨佛牙天堂地獄閻羅夜叉之說。皆爲非誕。謂佛教歸於爲善。而謂儒者斥其徒爲不仁。闢其妄爲不智。愚按

篁墩素志佑佛故作此編。惓惓曲爲辯解。推此而道一編之作。又何足多怪邪。昔人稱吾儒左右異端者。爲作法門外護。爲張皇佛氏之勢。若陽明良知之說。篁墩佛問之對。眞所謂作法門外護以張皇佛氏之勢哉。

篁墩對佛問設爲問答。凡十餘節。今舉一節以見其謬。餘不足盡辯也。或曰。先正嘗病學佛者之髡也。緇也。奉佛之居太麗也。以爲勿髡勿緇。而廬其居。則其教可漸虧也。曰。此非子之所知也。古有三年無改於父道者。孔子以爲孝。爲楚囚南冠而不易者。君子以爲忠。父肯堂

子肯搆者。見稱於先王之世。佛之去今千餘年矣。爲其徒者。奉其師。飾其居。守其法而不變。則其立法之嚴明。與受教之堅定。固世之所難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則存其徒以勵吾人。亦無所不可也。按篁墩此對不以佛法爲非。而以能奉佛爲美。正與象山贈僧允懷同意。至引儒書忠孝之道。以掩飾無父無君。詖淫邪遁之教。尤爲非倫。篁墩學識乖謬。大率類此。

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韓絳爲傳法沙門。呂惠卿爲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

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二事相類。

陳白沙詩云。元神誠有宅。灝氣亦有門。神氣人所資。孰謂老氏言。下化囿乎迹。上化歸其根。至要云在茲。自餘安足論。又曰。人惟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何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愚按白沙神氣之說。溺於老氏之谷神不死也。無盡之說。溺於佛氏之法身常在。形雖死而神不滅也。視陽明無二轍也。抑豈知吾儒正理。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而已。更無許多貪想。佛祖戒貪

嗔癡。近世爲此說者。墮落貪癡窠臼矣。

近日陽明門人有著圖書質疑附錄。專詆朱子。專主養神。至謂神爲聖人之本。而引易孟子說神處以證者。愚按神字有三義。有鬼神造化之神。有在人精神之神。有泛言神妙之神。如易說神以知來。以神道設教。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而易無體。皆是說鬼神造化之神。孟子說所存者神。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是說神妙之神。易說至精至神。精義入神。亦只是說神妙。皆非指人心之精神也。未聞以神爲聖人之本也。惟莊列之流。然

後說神全者聖人之道。說心之精神是謂聖。其所指與易孟子自殊。何得混淆推援。借儒飾佛。

胡文定論達磨。謂此土之人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套。

愚謂達磨之說。不獨當時之人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套。由唐及宋以來。談道之士。皆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套。象山陽明一派。尤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套。孟子曰。

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也。韓子曰。今也舉夷狄之教。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嗚呼。

奈何使世道變于夷。胥爲夷而恬不之覺也。

於作于

愚嘗因此而深有感於夷狄亂華之禍之烈也。五胡雲擾。金元迭興。固以夷亂華也。達磨西來。慧能嗣法。亦以夷亂華也。胡元之禍。至于舉中國之人而臣服之。禪佛之禍。至于舉天下之士而拱手歸降之。胡元之禍。以異類而干吾中國帝王之統。禪佛之禍。以異學而亂吾中國聖賢之學。胡元之禍。人莫不知其爲亂華。禪佛之禍。非惟不知其爲亂華。而且尊信以爲聖學。胡元之禍。禍人之身。禪佛之禍。禍人之心。胡元之禍。我聖祖起而驅逐廓清之。而左衽之患息。禪佛之禍。難以程朱之深距痛闢昌言顯排。而其流害猶未已焉。是何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人心之蔽溺難解耶。嗚呼。安得大聖人復作。行韓子火書廬居之策。一掃明心見性之虛談。使中國無復佛學亂華之禍。豈非世道一大快哉。

學部通辨續編卷下　終

昌平坂學問所

學部通報

官政大全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